



农村演唱

第一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



农村演唱

第一集

目 录

編者的話

双喜临门 (表演唱)	解放军某团业余演出队集体创作 (1)
找存折 (二人轉)	国棟 紀元 陸生 (7)
北大仓 (对口相声)	楊振华 楊金声 (12)
巧遇好八連 (数来宝)	朱光斗 (21)
沿海长城 (二人轉)	文 程 (29)
沒病找病 (鼓詞)	何路安 (37)
楊区长 (独幕話剧)	李 超 (39)
附:《楊区长》导演提示	徐 冷 (52)

小段集錦

主席著作象太阳 (快板)	徐文珠 (54)
走出苦海进乐园 (快板)	金玉廷 (55)
銅算盘 (快板)	張喜彦 (57)
手舞金鞭心里甜 (快板)	張喜彦 (58)
油灯碗儿 (快板)	叶茂昌 (59)

創作 与 表演

数来宝的語言和“包袱儿”	朱光斗 (59)
二人轉簡介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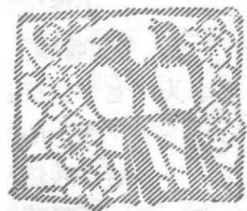
歌 曲

原来县长就是他	殷光兰詞 劫夫曲 (66)
忆苦思甜小唱	王玉文詞 陶林曲 (68)

双喜临门

(表演唱)

解放军某团业余演出队集体创作



人物：邮递员、老李头、李妻、李女、翠娥。

在锣鼓声中幕启，邮递员上。

[胡胡腔]

邮递员：老王我出门乐呵呵，
背起了小邮包我爬上了黄土坡，

[大救驾]

翻过了红石岭，趟过清水湾，

把这大红喜报送给张庄李大哥。

提起了李大哥，人家福气大，

他家二小子参军两年多，

年年都受奖，报喜的都是我，

眼瞅着大喜报馋得我咽唾沫。

大路绕远我把小路走，

翻山过河不怕把鞋底磨。

来到了门口擦一擦汗，

放开嗓门叫声李大哥。

(白)李大哥接喜呀！

老李头：(白)嗨！今年过的是丰收年，大家同喜！

邮递员：(白)过丰收年是一喜，瞧，这还有一喜！

老李头：(白)还有啥喜呀？

邮递员：(白)你家宝琦在海防前线又当上“五好”战士了。你看这张大喜报！

[数板]

中间写八一，两边是大红旗，

这张大照片，是你儿

子李宝琦。

〔文嗨嗨〕

老李头：老李头接喜报（合唱）

嘿，心里乐，

越高兴这双手怎么就

越哆嗦……

对着这大照片我細心
看，

滿肚子感激話不知从
哪說。

宝琦他在家时貪玩又
淘气，

十八岁还上树去掏喜
鵲窩，

如今他接二連三把功
立，

我老头这心里真快
活！

这都是毛主席教导的
好，

乡亲们一提起都伸大
拇哥。

李 女：老爹爹你別拿照片不
撒手，

翠娥她心里（合唱）急
得了不得。

你看她小嘴撇得足有
一尺半，

沒过門的嫂子她（合
唱）急着看哥哥。

李 妻：罵一声死丫头你就知
道开玩笑，
遇着事你就要胡乱攪
和。

（夹白）老头子！（老李
头：哎——）

（接唱）咱赶快給儿子
写上一封信，
把咱家的心意对他說
一說。

写完信叫他大叔就給
捎走，
宝琦他大后天准能接
着。

李 女：（白）好，你們說我来
写。

（李妻欲說，老李头忙阻拦）

老李头：（白）我这心里都乐开
花啦，我先說。

李 妻：（白）好，好，你先
說。

老李头：丫头你要細心听着，
听爹爹仔仔細細說上
一說：

咱公社种了三千亩水
澆地，

使用的全是沒有軋轆
的大水車。

李 妻：(白)那叫水泵。

老李头：这水泵不用驢拉不用
馬拽，

一按那小电門，嗨！
它就紧忙活。

打場的鉄軋轆滾子全
都用电，

揚場時用的是新式电
扇車。

李 妻：我黑夜做針綫不用把
灯点，

开电門滿屋亮和白天
差不多；

我在这旁山沟活了五
十九，

头一回拿这黑夜当白
天过。

老李头：老婆子你太沒有点組
織紀律性，

当家的沒說完你干嘛
就搶着說？

李 妻：(白)好好好，讓你
說！

李 女：(白)对，还是叫爹爹
說。

老李头：(白)丫头，按照爹的

意思往下写！

(接唱)再写上咱公社

今年收成好，

大國滿小國流堆成了
小山坡。

咱分的糧食全年吃不
了，

有高粱、谷子、大米、
土豆，多的沒处攔。

为了支援大建設，

余粮卖了——大車。

提起这大丰收想起一
桩事，

我要从头到尾說一
說：

咱村去年鬧洪水，

千亩良田变大河。

新盖的三間瓦房上了
水，

冲走了全家口粮两石
多。

救灾的工人划来船一
艘，

这才全家得救上了西
山坡。

肚子也是餓来身上也
是冷，

头上的暴雨还是象瓢

激。
正在这时来了人几个，
其中有县委书记張启和。
他們抬的抬来担的担，
送来了衣服、餅干足有半大車。
县医院的大夫給看病，
挨个檢查把脉摸。
問寒問暖別說怎么亲热，
我心里热乎拉地象开了鍋。
眼內流出双行泪，
雨水眼泪两掺和。
常听說“雪里送炭”
这句话，
就在这时我才真明白。
洪水过去出紅日，
只見那片片青苗陷泥窩。
張書記見此情景不怠慢，
带头下地搶救青棵。

缺苗的地段重播种，
县里又送来化学肥料好几車。
救灾的口粮也送到，
又来了支援农业的工人老大哥，
搶种庄稼不分昼和夜，
全村男女老少齐忙活。
庄稼种完又大搞副业，
生产自救鬧得真热火。
眼看着粗壮的青苗迎风长，
副业生产的收入也增多。
夏去秋来晴空万里，
到处高唱丰收歌。
儿啊！遭了天灾还能得丰产，
你說这都靠什么（讀末）？
李女：全靠偉大的共产党，
毛主席的恩情没法說。
人民公社能够战胜天

和地，
千年的枯树也能結甜
果。

老李头：我的女儿說的对，
快把这些写上告訴你
二哥。

叫他在前方好好把兵
練，
練本領保国防保卫咱
公社。

誰要是胆敢侵犯咱国
土，

告訴他用枪 把 子(合
唱)砸碎他脑壳！

最后你再写上我的身
体好，

正加勁劳动爭取当劳
模，

問你哥敢不敢跟我把
战挑，

你叫他快回信跟我說
一說。

李 妻：老头子你先別吹牛說
大話，

要挑战咱老两口子先
說一說。

队里的副业生产咱包
干干，

我叫那老母猪一年下
两窝，

多养鷄多养鴨多多收
蛋，

卖給那收購站支援建
設！

叫丫頭把这些都給我
写上，

告訴那我的儿子你的
二哥：

到年底我跟你爹比上
一比，

他要是当英雄媽媽我
一定要当劳模。

〔喇叭牌子〕

李 女：爹和媽都說了心里
話，

沒过門的嫂子你想說
什么？

翠 娥：翠娥我未曾說話心里
直跳，

虽然是害羞哇可还是
要說：

告訴他在前方努力把
兵練，

別想爹，別想媽，別惦
記着妹妹，还有

.....

还有你那没过门的媳
妇張翠娥。
高山上青松千年綠，
你再当几年兵，我都
等着。

现在是冰消雪化春风
暖，
就要春耕生产你該曉
得，
我要带头把地下，
晚上回来帮助媽媽做
零活。

事多活忙不能給你勤
写信，
你可不要胡猜乱想瞎
琢磨。

〔武嗨嗨〕

邮递員：老王我越听越是乐，
嗓子眼痒痒也要把話
說，
公社的好处实在說不

尽，
你写上八天八夜我也
等着。

（李女把信交給邮递員）

邮递員：（白）台上台下的叔叔
大爷，姐姐妹妹，前方后
方的部队小伙子們，你
們当英雄、当模范，送
喜报送家信这事，嘿！我
全包着。

〔喇叭牌子〕（唱）（上两
句白的尾音要唱）

一天里跑八趟也不嫌
累，
不嫌累，不嫌多，越
累我心里越快活。

（幕 落）

注：在单人唱腔中，为了加
重語气，伴唱演員可以隨
唱。伴唱演員就是乐手。





找存折

(二人轉)

国 栋、紀 元、隆 生

女：冷颼颼北风透骨寒，

男：白皚皚大雪飞滿天；

女：风里松枝枝更綠，

男：雪里梅花花愈鮮。

女：人民公社无限好，

男：丰收鼓舞众社員。

女：眼看腊月就要了，

男：轉眼之間就是年。

女：辞旧岁迎新春，人人心欢喜，

男：庆丰收过佳节，个个忙的高兴。

女：墙上的挂鐘打了七点，

男：鳥入林鷄上架黑了天。

女：王大娘，

男：王大爷，

合：吃完了飯，

男：屋外头，

女：屋里边，

合：全都拾掇完。

女：打开了收音机声音响亮，
正唱着二人轉《小拜年》。

男：提起了过年想起事一件，
随手我把开关儿关。

女：（插白）唱的好好的，你咋給閉了呢？

男：我問你儲蓄存折放在哪里？

女：你要存折为哪般？

男：去取錢明早赶集把年货办，

女：办年货我手里也有錢。

男：你有錢也只不过一星半点，
女：我手里还有二三十元。
男：二三十元頂啥用，
女：难道你要买猴头燕窩凤胆
 龙肝，
男：凤胆龙肝我不买，
 我要把过年的“嚼咕”办
 置全。
女：过年的东西我都准备妥，
 听我对你說一番：
 咱那口猪卖一半来留一
 半，
 現成的鷄蛋用不完。
 有的是豆子咱把豆腐做，
 窖里的白菜萝卜土豆样样
 全。
 粉条豆芽全都有，
 粘火勺糖豆包格外的甜。
男：你說的都是些庄稼飯，
 过大年可不能簡簡單单。
 今年是五谷丰登年成大
 好，
 又赶上我六十整寿錦上把
 花添。
 我打算写上一封信，
 寄到鞍山給凤兰，讓她和
 姑爷帶着孩子过年放假
 把家还，一家人高高兴

 兴、欢欢乐乐过上一个
 团圓年。
 团圓日應該吃頓团圓飯，
 丰收酒應該喝在丰收年。
 我打算买点海參大虾米，
 活魚活蟹味道鮮。
 再买点蘑菇木耳黄花菜，
 各样的小佐料要办全。
 再买些啤酒和老黃酒，
 再預备几瓶“茅台”和“凌
 川”，
 再买些苹果冻梨花生蘸，
 闲着沒事打零盘。
女：老头子想的可倒不錯，
 （插白）可是你想啊！
 这一下得花多少錢？
男：咱們仓子里有余粮，銀行
 里有存款，
 花上几个不困难。
女：你忘了过日子應該节儉，
男：可現在不是平常是过年。
女：党支书号召过年也別浪
 費，
男：咱們的劳动所得与他何
 干？
女：难道說你不听干部的話？
男：你別拿干部吓唬咱。
女：我看你越老越回槓，

男：我看你純粹是胡攪蠻纏。

女：說一千，道一萬，不給存
折你也干瞪眼。

男：你不給我可要——

女：（插白）你要干什么？

男：給你翻个底朝天。

女：王大娘說一声你也敢，

男：誰說我不敢，我这就翻，

翻完了抽屜翻炕柜，

回身再把箱盖掀。

箱子里尽是衣衫装的挺
滿，

也有夾的也有單，

女：——棉的都在身上穿。

男：你別跟我瞎胡扯，

我還接着翻。

有一个紅布小包在箱椅
角，

定然是儲蓄存折包在里
邊。

我把布包拿在手，
里三层外三层里外三层包
的严。

我打开小包仔細看，
不由得一陣好心酸。

女：那是一张卖身契，

男：看見它使我想起解放前。
想当年咱家住在黄河岸，

一家人少吃沒穿度日難。

狗地主逼租逼債催的紧，
賊保長要糧要錢民不安。

万般无奈离开故土，

逃荒出了山海关。

我在那沈阳卖过苦力，

女：我給人家浆洗縫連。

男：我在那撫順下过煤洞，

女：我在那街上卖过香烟。

男：只因为触犯了工头把我撵
走，

女：从此后手中沒有半文錢。

男：到后来全家人挨門要飯，

女：披麻袋住破庙难挡风寒。

男：离开了城市又到乡下，
給地主扛大活来在这万花
山。

天下的老鴇都是黑色，
凶惡的地主都是黑心肝。

我給他扛活筋骨累断，

女：我給他挑水做飯腰腿累
弯。

男：我給他从早干到晚，

女：我給他从春干到冬天。

男：那一年到年底我找他把賬
算，

女：狗地主翻开賬本撥拉算
盘；

“你欠我高粱一石，大豆二斗，

是还粮来是核钱？”

男：气的我浑身哆哆嗦：

“你不该这样欺负咱，
我给你扛大活两年半，
你分文没给，我怎么反倒欠你钱？”

女：狗地主又吹胡子又瞪眼：

“穷小子敢和我胡搅蛮缠，

有粮赶快来还债，
没粮想法还我钱！
要是粮钱都没有啊，
我今天要你闺女小凤兰。”

男：我闻听此言破口大骂：

“你真是人面兽心豺狼一般。”

女：地主他拿出卖身契，

男：狗腿子拽我手把手印按上边。

一窝蜂跑到咱们家去，
扔下了卖身契抢走凤兰。

女：为此事你头一状告到乡公所，

男：乡公所和地主有勾连；

女：第二状你告到县政府，

男：县政府和地主狼狈为奸；

女：三一状告到沈阳也是白费，

男：衙门口面朝南，咱穷人有理没有钱，就告到南京也是枉然。

女：为此事我把嗓子哭哑，
为此事我把眼泪哭干，
为此事我得了一场大病，
一病就是多半年。

男：小女儿被抢走卖到城里，
老伴她又病又饿不能动弹。

天下虽大穷人寸步难走，
无奈何寻短见来到河边。
有一个赶车的搭救了我，
活着更比死了难。

女：多亏来了共产党，
领导咱们把身翻。
斗倒了地主分土地，
三间瓦房分给咱。
自愿成立了互助组，
贫下中农心相连。
后来又参加了合作社，
齐心合力抗旱防涝不靠天。

人民公社成立后，
战胜自然灾害过丰年。
现在的日子红似火，

吃有吃，穿有穿，夏有单，冬有棉，銀行咱还有存錢，一天强一天！

男：党又帮助咱把閨女找到，她女婿是工人家住鞍山。

女：这一張卖身契勾起了多少事，

男：思前想后二十多年。

女：想过去吃糠咽菜还不飽，

男：看今天有米有面用不完。

女：想过去五冬六夏披麻袋，

男：看今天单夹皮棉样样全。

女：想过去茅屋草舍怕风又怕雨，

男：看今天青磚瓦舍防雪又防寒。

女：想过去被逼得人亡家破，

男：看今天閤家欢乐喜团圆。

女：过去苦真比黃連还要苦，

男：今日甜真比蜂蜜还要甜。

女：看样子老头他回心轉意，我再把他問一番：

“儲蓄存折你还要不要？”

男：“我还要存折为哪般？”

女：“不要存折你怎么把錢取？”

男：“我还取的什么錢？”

女：“不取錢你怎么办年货？”

男：“我还办置哪份子年？”

女：“不办年货怎么把年过？”

男：“我看你准备的挺齐全。”

女：“我那些都是家常飯，过大年可不能简简单单。”

男：“刚才都是我的錯，你可別再把我冤。

这一張卖身契教育了我，都怨我只看現在忘了从前。”

女：“我問你那封信你还写不写？”

还接不接閨女姑爷把家还？”

男：“那封信我还得照样写，还得接閨女姑爷把家还。回家来不是吃喝不是过年节，

这一張卖身契叫他們看看。”

女：这卖身契日久天长褪了色，

男：可是那血和泪还没有干。

女：今天日子似火炭，

男：幸福生活要思源。

合：卖身契就是傳家宝，

男：世代代代往下傳。

☆☆☆☆☆北大仓☆☆☆☆☆☆☆☆☆☆☆☆☆☆☆☆☆☆☆☆

(对口相声)

楊 振 华
楊 金 声

甲：您在这說哪？
乙：啊。
甲：我最爱听您这相声。
乙：最近您怎么老沒来呢？
甲：出趟門。
乙：上哪啦？
甲：大北边。
乙：噢，长春。
甲：大北边！
乙：哈尔滨？
甲：大北边！
乙：滿洲里？
甲：大北边！
乙：我不知道啦，您怎么个大北边？
甲：大北边門。
乙：您把那門字帶出来。
甲：由大北边門外那个火車站坐車。
乙：那叫东站。
甲：对。
乙：什么地方？
甲：北大仓。
乙：北大仓？行啦，您記錯了，那叫北大荒！
甲：原先叫北大荒，现在叫北大仓。

乙：您上那去干嘛？那地方您沒听說過：

一片荒凉，五谷不长，

沒有人烟，沒有牛羊，

野草遍地，到处是狼，

北大荒，北大荒，十人去了九人亡。

甲：您說那是过去啦，不能拿老眼光看新事物，現在那叫：

国营农場，紅磚楼房，

人烟稠密，五谷滿仓，

应有尽有，城市一样，

北大仓，北大仓，人人見了喜洋洋。

乙：現在变化这么大？

甲：我亲眼見着的。

乙：您多咱去的？

甲：前几天。

乙：您干嘛去啦？

甲：公私兼顧。

乙：噢！您做趟买卖？

甲：做买卖？什么买卖，我上北大荒卖冰嘎去。

乙：那您干什么去啦？

甲：一半公事，一半私事。

乙：您搞什么工作的？

甲：快記（會計）。

乙：管賬的……

甲：快記！

乙：打算盘的……

甲：快記！

乙：管錢的……

甲：快記！

乙：您怎么个會計？

甲：遇見什么事，快点記下来——快記。

乙：那叫會計呀？那叫記者。

甲：对，也有叫記者的。

乙：干嘛也有，根本就叫記者。

甲：到那儿采訪采訪。

乙：这是公事！那私事呢？

甲：串个亲戚。

乙：您那儿有什么亲戚？

甲：我表兄的奶奶，我舅母的婆婆，我媽的媽，我爸爸的老丈母娘——

乙：誰呀？

甲：我姥姥。

乙：瞧你这費事勁！

甲：我姥姥来封信，信里說：我們这里很好，真是丰衣足食，現在我就想“小干巴”。我一想，我姥姥想“小干巴”，我去趟吧！

乙：你等会，“小干巴”是誰呀？

甲：我小名叫“小干巴”，那天我收拾好简单的用具，拿一个小皮箱，直奔火車站，說实話，那天我可不够愉快。

乙：怎么回事？

甲：我剛上火車；过来一位列車員：“同志請您下車。”“不，我剛上来。”“同志，請您下車！”“我……我是得下車。”

乙：您怎么下車啦？

甲：我忘买车票啦。买完了票，上了車，我往窗戶外边一看：吓！远处山巒环抱，近处小溪流水，和煦的阳光，照在綠油油的庄稼上，真是一片丰收的景象——

(唱)我們象双翼的神馬，
飛馳在草原上，啊哈嘴依——
草原万里滾綠浪，水肥牛羊壯……

乙：您唱什么？

甲：正赶上广播室放唱片呢。

乙：这个寸劲！

甲：过了几个小时，我可就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广播器响了：“旅客同志们，前方车站是双鸭山车站。”我赶紧准备下车，出了火车站，我一看，坏了！

乙：怎么？

甲：我不知道上我姥姥家往哪边走。

乙：您不是来过吗？

甲：头几年来的时候不这样，下车站，一间小草房，房头拴着驢，您要上哪去，骑驢走。

乙：噢，赶脚的。

甲：虽然有驢，可没人敢骑。

乙：为什么？

甲：狼多，半路上連驢带人都給吃啦。

乙：够厉害的！

甲：现在不但驢沒啦，連草房也沒啦，到处是瓦房，百貨公司、电影院、工人宿舍連成片。由那边来个老大爷，我得打听一下。

乙：对。

甲：“大爷，跟您問个信。”“你说吧，我在这住好几年啦，差不多哪都知道。”“上我姥姥家往哪边走？”“我知道你姥姥家在哪住哇！”“大爷，您看这信……”信掏出来递给老大爷，老大爷一看乐啦：“噢！友谊农场啊！坐那个汽车，到终点就是……”我一听，哟，都通汽车啦！来到汽车站，